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

第三十六回 為全節對夫剗目 因救友威唬解公

話說高仲舉見於氏撞倒在地，昏迷不醒，不由的兩眼淚流，哀聲長歎，走向前把賢人扶起呼喚了幾聲，這賢人才醒轉過來，仲舉說：「賢妻，非是為夫的薄情做出這樣狠心事來，只因年七為你將我陷害，等我起身之後，他要再行霸道，那時只怕就由不得你了。」於月英聽見這話，知道是丈夫有了疑心。今日若不做個結實，從後見面難以取信，遂把心一橫，舉回手腕將眼剗下了一個，立時之間鮮血直流，昏倒在地。仲舉一見心如刀攪。一枝梅在旁喚聲不止說：「高相公，令正為你心機使碎，痛斷肝腸，你在監中哪裡知道。今日分別，你卻說出這樣話來，怪不得令正著急，我今有個兩全之意，不知你二人肯與不肯？」仲舉夫婦一齊言道：「恩公之言無不從命。」一枝梅當下把離婚書從月英處要將過來，一撕兩半分與二人說：「你夫妻各人收著一半，以後團圓作個憑證豈不是好？」二人聞言各自收了一半，月英近前拉住仲舉，附耳低言說：「奴今懷孕在身，男女未定，你給他留下個奶名，以後成人好叫他去尋父。」仲舉聽說含淚開言說：「天若要是不絕高門之後，生下一男，奶名叫他丁郎，官名叫他再興。若是一女，那就不必論了。」月英聽罷緊緊記著，從腰中取出一面鏡子，在地下摔開，留下一半，遞與仲舉一半說：「夫主，倘若日後有子尋父，這就是個憑據，妾今日已經剗目，你在途中也就可以放寬心了。」一枝梅上前言道：「賢人不必傷心，今日分別，自有相見之日。且請回去保養傷痕要緊，我還有話告高兄計議。」月英聽說，走到仲舉跟前說：「夫主保重，妾要回家去了。」言罷扭頭硬著心腸往前行走，街上那一些觀看人等個個落淚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一枝梅勸的於月英回家而去，把仲舉同王英約到一個酒鋪之內，燙了一壺酒，要了兩盤小菜，滿斟一杯遞與王英說：「差公，我這舍親原是屈枉官司，一路上的照應全要仗賴你了。」王英見一枝梅身材高大生的又凶，連忙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一枝梅正然說著好話，把眼一瞪說：「王班頭，你可認的我麼？在下姓苗名慶，渾號一枝梅，料想你也知道，你若受了年七的賄賂，在路上有什麼動作，我可是隨後跟著你走的，那時節我要得罪於你，你可不要後悔。」王英聽見一枝梅三字，心中害怕說：「苗爺太多心了，我和高相公無仇無恨，為什麼難為他呢？」一枝梅說：「這事由你，我也不過說在這裡，彼此作個準備就是了。」一行說著還了酒錢，三人出店拱手相別。一枝梅回到店中，收拾行李回山東不表。

再說於月英辭去，回家終日痛哭，不多幾日愁出一場病來，睡倒月餘不能起身，年七打發仲舉起解之後，聽說於月英失去一目，還不相信，叫媒婆去看了一回方信是實。且是臥病在床，素日的風流半點全無。賊人這才死心，悔當初不該做出此事。

花開兩朵，各占一枝，且說王英押著高仲舉起解時，正是伏天日曬，行人渾身流汗。高仲舉哪裡受過這等苦處，只是哀告王英慢慢行走，王英哪裡肯依，死囚徒長死囚徒短，只是催著快走。這一日走的高黃河不遠，天交正午，熱氣蒸人，面前遇著一處松林，王英說：「囚徒，可叫你奈何死人了，在松林歇歇去。」仲舉聽說這話，心中大喜，進林躺在地下就如癱了的一般。王英一見，把水火棍一擡，坐在地下，心中暗想：高仲舉這個囚徒兩腿帶傷，一天走不了五六十里路，走了半月有餘，還沒有過黃河。今日這個地方甚是僻靜，不如早些結果了他吧。主意一定，向仲舉言道：「囚徒，你今休推睡裡夢裡，只因你管家不嚴，縱妻上廟勾引七大爺動心，所以才生法害你。昨日起身又給了我二百銀子，叫我路上結果你的性命，我看你兩腿帶傷步履艱難，多活幾日也是受罪，不如我今送你早歸那世，寄夢與你妻子去吧。」言罷舉起棍來劈頭就打。仲舉一見膽裂魂飛，連叫：「解公饒命。」王英那棍將至要往下落，只聽的林外大喝一聲，一溜火光直撲王英而來。王英回頭一看，一陣昏迷撲倒在地。

高仲舉正在閉目等死，忽聽的撲咚響了一聲，睜眼一看，解役躺在地下，旁邊站著一人，仔細一看，認的是小塘。連忙上前跪倒說：「恩公何由得到此處，若要一步來遲，學生的性命完了。」言罷大哭，乞求小塘打救。小塘伸手把仲舉拉起說：「高兄當初若聽愚言，怎有今日？這也是你命該如此。貧道在濟南救貧，知你今日有難，所以前來救你。以後須要小心，不可任意。」言罷把丹田的法水照王英臉上一噴，王英醒轉過來，翻身爬起摀棍在手，才待要打仲舉，忽見一個道人手執寶劍站在面前。這王英大喝一聲：「好毛道，你敢劫奪犯人麼？」小塘說：「好王英，還不與我站了！」王英聽了這一句話，站在那裡就像釘住的一般，濟仙微微含笑說：「王英，你說貧道劫奪犯人，你受賄行兇就不提了？」王英雖被定身法定住，心裡明白，他還不肯承認，說：「老道，你說我受何人的賄賂，是銀子是錢？是何人的過付？」小塘說：「凶徒，你只當濟先生不知道麼？年七給你二百銀子，原是在於嗣公的過付，誰知上天不容，把銀子拿到家中，倒惹的你妻劉氏自己弔死，眼睜睜的報應，還不知改過向善，今日若要放了高仲舉便罷，不然的時節我就將你一劍殺了。」一句話說的王英毛骨悚然，不敢強辯，說：「神仙爺爺你說的果然一字不差，只求饒了我的狗命，我情願把高相公放了。」濟仙聽說把劍訣一招，王英就活動起來，撇下大棍說：「神仙老爺方才說是姓濟，莫不是小塘濟仙老爺麼？」小塘說：「正是。」王英連忙跪下，說：「小人瞎眼，多有得罪神仙老爺了。」小塘說：「你且起來，把高相公的枷鎖去了。還有話講。」王英不敢怠慢，連忙起來把仲舉的枷鎖打開。

大家坐在地下，小塘向王英言道：「你今放了高相公，無有回批，可怎麼樣呢？」王英見問，合眼痛哭，把未出門喪妻亡子的話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神仙爺爺，我如今思想起來也回不得家了，不如跟仙爺出了家吧。」小塘說：「如此甚善。待我與高相公商議商議再說。」遂向仲舉言道：「高兄，如今王解公雖然把你放了，你也回不得北京回不得祖籍，只得遠走他方才可以無患。」仲舉說：「仙長，學生總願意遠走天涯，盤費如何是好？」小塘說：「你且放心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又向王英言道：「你既跟我出家，也用不著多的盤費，把你腰中一百八十八兩銀子拿出來吧。」王英聽說毛骨悚然，說：「只受了年七二百銀的賄賂，除了發送妻子與一路費用整整剩了這些。」即忙連包掏出遞與小塘。小塘將包打開取出了十錠，約有五十多兩，仍舊將包卷上，袖中取出一封東帖，一併遞與仲舉，說：「高兄，你此去竟奔正南，過了黃河任意而走，有急難之時方許拆此東帖一看。」仲舉聽罷倒身下拜，說不盡的千恩萬謝，回身又拜了王英，灑淚而別，直撲正南而去。